

74

T 2571/3202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 CM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    |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    |    |    |    |    |

74

國朝卷二十一

公書一百一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壽

李雄字仲英 蜀郡成都人也 母羅氏 夢見

天一虹中斷 雄而生 勇猛 夙成 國次 人

慶大如 統其 家者 二十四年 帝幸 建寧

子若有 先下 不為 必大 貴 勇 京 前

二下 美 愛 以 以 創 業 開 元 國 祚 興

帝 聖 帝 之 有 聖 德 人 皆 上 帝 每 州 人 以

帝 聖 帝 之 有 聖 德 人 皆 上 帝 每 州 人 以

載記第二十一

晉書二百二十

昭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唐太宗文皇帝

御製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雋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

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

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

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

三十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

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

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有奇表終為人主

特起兵於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  
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  
擊走之李驤攻捷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  
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  
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郫掘野  
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  
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  
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  
皆決下少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謹請若國請  
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建

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  
兄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  
翊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各  
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  
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  
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  
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  
境內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  
羅氏爲太后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  
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

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  
曰夫爲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  
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  
掌五教九土之差秦曹永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  
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  
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  
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康率衆二萬  
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毅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盛  
徙漢中入於蜀先是南土頗歲飢疫死者十萬計  
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

病卒城陷殺壯士二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  
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羨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  
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  
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  
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歸遣其將張寶  
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西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  
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  
悅赦其罪丙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  
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  
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

空上宮博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請不聽上上終諒  
閣君以為何如博曰二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  
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  
難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纓經云去哀而已驥曰  
任四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  
當俱請入回至驥與回俱見雄驥免冠流涕固  
請公除雄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  
百廿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  
襄甲紆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  
劉注從權永隆天保遂疆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

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  
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  
定偽立其妻任氏為皇后氏王楊難敵兄弟為劉  
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  
遣李驥征越嶲太守李釗降驥進軍由小會攻寧  
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眾距戰驥軍不利  
又遇霖雨驥引軍還爭濟瀘水士眾多死釗到成  
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  
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  
還武都難敵險多為不法稚請計之雄遣中

領軍瑒及將軍樂次費他李軋等由白水橋攻下辯  
征東李壽督瑒弟忤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  
得進而瑒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  
面攻之獲瑒稚死者數千人瑒稚雄兄蕩之子也  
雄深悍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  
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  
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  
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  
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下本之基業功由  
先帝五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獻殆天所命大

事垂剋薨于戎陣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  
器太驥與司徒士達諫曰先王樹冢酒者所以防  
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  
有寧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  
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  
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  
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夫  
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  
退思其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  
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



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  
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騁相繼巴郡嘗告急  
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為  
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  
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  
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  
雄弗許駿又遣洽中從事張淳稱深于蜀託以假  
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上險兵強何不  
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  
天下之耻解衆人之倒懸日具忘食枕戈待旦以琅

李雄

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  
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  
避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  
大晉於中夏示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  
嘉之時李驥死以其子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督  
征南費黑征東任死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  
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邑東監軍毋丘奧退保  
宜都雄遣李壽殺宋提以費黑印欒以為前鋒又  
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  
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

州夷以班爲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  
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謚武帝廟曰太宗墓  
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成  
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  
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  
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與學掾置史官聽  
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子歲殺三斛其下牛之  
戶調絹不過數文綿數兩事小役稀曰等一實閭  
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  
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揚褒

李雄

諫曰陛下爲天下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  
邪雄遂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大官  
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醜  
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以後持矛馳馬過雄  
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  
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  
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爲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  
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  
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  
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博  
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師之又引名士王  
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嬰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  
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  
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  
人之莫逮也爲性沉愛動脩軌度時諸太子弟皆  
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班輒令豫之  
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  
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  
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

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  
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  
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  
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  
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  
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玘勸班遣越  
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  
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  
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  
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

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虚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眾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吏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珩於澄圻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專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

李出

關氏為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官堅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網維素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旌丁霸保並不病而死皆去期鳩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

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  
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北  
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  
謀龍壽壽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  
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  
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表稱景  
騫田褒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  
為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妻妾不備設壽遂取  
其城屯兵室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妻相國建寧王  
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

安則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  
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  
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  
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  
數日乃定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  
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  
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  
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況數年乎忠  
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任攸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

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漢興以董皎為相國羅怕馬  
當為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為瓜牙解思明為謀主  
以安車束帛聘龍莊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編巾素  
帶居師友之位拔推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為  
獻帝母晉氏為太右立妻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  
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軋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  
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軋漢嘉太守大  
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司極盡忠言  
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暉中常侍王廣聘於  
石李龍先是李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

李壽

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糗糧以  
其尚書令馮當為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  
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  
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眾寡一吳會嶮  
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  
議其利害龍莊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  
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  
下則澶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  
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  
士眾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柯太

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叛會亦糧盡引還壽  
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  
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嘏從鄴  
還盛稱季龍威彊官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  
龍嘗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  
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  
都邑空虛上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  
已上以實成都與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  
廣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入學起譙殿  
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

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誅謗誅之右僕射李嶷  
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  
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  
四在位五年偽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  
壽初為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  
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關國  
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為賢相及  
即偽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驥為漢始祖廟特旌  
為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  
以易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

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筆復議奉王室壽不  
李演自越雋上書勸壽歸工返本釋帝稱王壽  
救之以威龍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  
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令人所作賢哲之話  
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身勳慕漢武毅明之  
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  
已勝之也

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襲殺李  
鳳為壽納鳳女字勢期愛勢姿貌拜朔重將軍漢  
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要帶十四圍善於俯仰

涪征西將軍李暹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  
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鴛  
坐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  
曰天下主乃當為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二十自  
然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  
繒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  
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具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  
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  
秀以為賓客盡其謹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



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及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  
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  
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  
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憲等所憚壽深憂之代  
李珣屯涪每應期朝觀常自陳邊疆寇盜言不可曠  
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  
而並有疆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鼎壯雖  
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  
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敘假手報仇  
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彜易

時人異之壽死執嗣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大  
尊母閻氏為太后妻李氏為皇后太史令韓皓奏  
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  
皎侍中王敬等以為景武昌業獻文承基至親不  
遠無宜踈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上勢弟大  
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弟許馬當解  
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  
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大保李奕襲廣於涪  
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為臨  
印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其得人心

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奕自晉壽舉兵  
反之蜀人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執登城距戰奕單  
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  
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徭至此始從山而出北  
至懽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寒  
百姓之患勢既驕文昂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  
妻妾淫不恤國事夷僚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  
加之荒險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  
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  
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

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興分災告大司馬桓溫率水  
軍伐勢溫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督  
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  
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督堅不從率  
諸軍從江北駕鸞碕渡向犍為而溫從山陽出江  
南督堅到犍為方知與溫異道乃廻從沙頭津北  
渡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督堅衆自潰溫  
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  
其中馬盛王叡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  
侍中馮孚孚言昔呂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日下

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外  
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偽嘉寧二年三  
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  
先人播流恃險因豐竊有反蜀勢以闇弱復統末  
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  
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  
豐軍鼓少推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  
逼迫倉卒自殺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  
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  
之魚待命滿刻勢尋輿視而縛歸門溫解其縛焚

其朔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  
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  
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  
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  
宣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豐深自古况乎  
巴濮雜種礮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獲悍而成  
俗李特也傳兇狡早擅梟雄大息劔門志吞并絡  
屬蜀管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健同聲雲  
集殲殄蜀僕存食巴梁沃野無半救之資真華陽有

折骸之嬰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  
英姿見稱奇偉推鋒累載克降霸業蹈玄德之前  
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緩獎俗約法而悅新邦  
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  
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圖經國之遠圖蹈匹  
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疆兵於嚴道遺骸莫  
斂尋戈之嬰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嬰便及雖云  
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灾期以暴戾速禍殊  
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  
周帶毒其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

李期

傳旨霍驅率餘燼  
困獸斬關宵遁即  
明大戮遂得禮曰  
替其曰晉圖地馭百  
特窺豐盈戎巴唐  
昏狂繼與德之不

取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  
義殊於前留宜其懸首國門以  
劉傑亦亦愛乎  
六期鍾天乘小人賊野戰登龍李  
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築怨於國  
脩險亦難恃

載記卷二十一

晉書一百一十一



載記第二十二

晉書一百二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符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

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  
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剋平養子蚝中之自是  
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興  
所敗光與王鑿討之鑿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  
氣漸張宜持以待重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  
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  
揆其姦計必攻揄眉若得揄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  
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  
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鑿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  
慕容暐封都亭候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為長史及重

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  
光檻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為  
聚眾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滅  
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  
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  
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  
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  
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  
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  
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

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  
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  
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  
足憂矣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者其王泥流  
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綿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  
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  
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  
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  
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  
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

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  
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  
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  
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  
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  
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  
救獯胡獯胡弟訥龍候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  
宿尉須茅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  
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羅策馬擲人多有  
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

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鑠之法精騎游軍<sup>為</sup>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感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獻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所漢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王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符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群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堅符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得



請受過言之殊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  
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  
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  
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為前鋒擊胤大敗之胤  
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四山胡夷  
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威自領  
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  
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  
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  
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

此離二光尋擢祐為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  
叢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鷓陰以應之光遣其將  
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  
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  
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符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  
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  
大豫奔禿駸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  
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  
群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  
威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

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屬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暮  
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  
康太守李隰邾連都尉嚴純及閭靛起兵應之大豫  
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  
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  
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  
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  
良筭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逃驅  
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  
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

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  
縞素大臨于城南偽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  
上服斬衰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  
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  
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  
值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  
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  
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  
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

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  
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譙群寮酒酣語及政  
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  
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  
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暉命方君臨四海  
景行堯舜猶懼有弊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  
之神州豈比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  
是下令責躬乃崇寬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  
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晃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  
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

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  
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  
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  
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  
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隆替命也  
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  
之二旬晃將寇顛斬光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  
黨索嘏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聞  
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  
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

而失永逸之舉率步<sup>騎</sup>二萬攻酒泉尅之進次涼興  
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  
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已瑞  
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  
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  
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郡遣其子左將軍他武  
賁中即將纂討北虜匹于三嶺山大破之立妻石  
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讌其群臣于內苑新堂太廟  
新成尊其高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  
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

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光從之  
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立池令尹興殺之  
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群小吏案校諸縣  
而立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之言殺臣投於南亭  
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  
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  
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  
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  
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  
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揚範強弩竇苟討乞伏乾歸

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死之  
武 呂纂強弩寶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  
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揚軌  
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  
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  
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度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  
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  
人於諸群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  
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  
樂部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岳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

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  
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  
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  
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諸子弟為公  
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  
人為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  
野心前後 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  
鷓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  
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  
率揚軌寶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眾二萬救

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  
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  
峽與秦州刺史沒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迥以枹  
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  
歸金城太守衛鞬鞬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  
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  
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  
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取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  
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叢爾小  
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鬪况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

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為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  
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  
相遇戰敗死之取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  
罕光還于姑威光荒老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  
太守沮渠麹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  
邃攻陷臨松群屯兵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  
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  
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康寧戎護軍趙策擊敗  
之男成退屯樂涇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  
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涇戰敗

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  
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  
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  
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  
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  
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等言於業  
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  
即墨宜思高筭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黝僕射  
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為大都督  
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

遜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  
常侍太常郭馨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  
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冲闇纂等凶武一  
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  
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部衆最彊二  
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則二苑  
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為然夜燒  
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為內應事發光誅之  
馨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  
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

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  
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  
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  
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  
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龔弘  
據張掖以號令諸群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  
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  
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為弘演矣統懼  
至番禾遂奔郭磨磨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  
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

之遂入于姑威磨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死及軍  
敗恚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  
皆掩目不忍視之磨攸然自若磨推後軍將楊軌為  
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磨將王  
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勢漸衰光遺揚軌書曰自  
羌胡不靖郭磨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  
云卿擁逼百姓為磨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  
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  
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  
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磨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



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寅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  
紜百城離叛勦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  
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  
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  
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吝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磨至姑威壘于城北軌以士  
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段  
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  
若與光合則敵疆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遂卒兵  
邀纂纂擊敗之郭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

乾歸揚軌聞磨走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為  
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  
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闕闕迭司國隙吾  
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  
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  
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  
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  
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  
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  
偽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林陵纂字永緒光之

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符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及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即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偽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年積威震內外臨喪不衰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

寧國家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

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後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後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劔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即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入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况而立何面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

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為咸寧謚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公郡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

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死

劫尹文揚桓以為謀主請宗變俱行變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墮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死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崇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

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力遣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

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  
全之筭纂不從度浩豐河為鹿孤弟傳擅所敗遂西  
齟張掖姜記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  
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抄都下宜且迴師  
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  
速齟之可以得志遂圖張掖略地建康聞傳擅寇姑  
威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  
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蕭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  
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  
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

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

吞天戒纂納之耆婆即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

荒耽酒色其太常自穎揚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

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

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

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網維未振於九

州當競競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

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

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為慮竊為陛下危之糟丘酒池

洛汭不還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

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  
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  
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  
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  
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檠之變動有不測之  
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  
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  
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  
盤入朝超至姑威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  
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

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起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呂  
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  
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  
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  
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  
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  
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  
忠良以百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杜  
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  
士庶同茲休慶偽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諱時在北

城或說諱曰超陵天逆上士庶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死皆我之黨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弒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将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而為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為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聞而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為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



緯曰纂殘

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

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顛顛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威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篡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偽謚纂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

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  
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  
大赦改元為神鼎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  
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  
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蹶然人  
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  
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  
刑不恤殘暴是先飢饉流亡死者太半唯泣訴昊天  
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

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徽政于玉門  
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為質碩德遂率眾至姑臧其  
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  
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  
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  
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群雀闔于太廟  
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群心  
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群臣表  
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  
齟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



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  
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悔諫自尊社稷為墟前  
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  
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  
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  
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  
超曰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知機為美今連兵積  
歲資儲蓋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借  
張陳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  
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

隆從之乃降請碩德表隆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  
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  
楊穎史難闡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  
興謀臣皆曰隆籍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  
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違  
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  
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  
萬餘斛以振飢人姑威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  
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  
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

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髮傳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威隆素車白馬迎于道亭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感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獻款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大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

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折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偽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服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瑯玕戈耀景捐金立而一息最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群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嬰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群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為固自<sup>謂</sup>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瞋目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為亂階永基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

累葉隗囂千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  
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檄  
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  
功可立郭磨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狐無所窺其  
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  
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  
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載記第二十二

晉書一百二十二

事業既成于紀靡終身世而光業茲勝踴遊彼獲中  
十數年間終致外城而便矯邪歸正革偽為志鳴榔  
而恭晉朝仗義而誅醜勇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  
功可立郭摩段業豈得肆其姦業逝為孤無所窺其  
隙矣而銀竊非據何其款哉天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居其位者其禍必遠在其  
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墜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夫分九寓珍聚三秦呂氏  
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論

載記第二十二

晉書一百二十二



